

學敬齋遺稿

王允五署



先師遼陽李訥夫先生有大志喜讀兵家言右論左氏兵法六則爲光緒辛丑館余家時所草雖隻鱗片爪亦可窺見一斑矣先生歿後此稿存敝篋者二十餘年歲甲子潔珊公梓行先生遺稿抄寄附梓使世人見之知先生不僅以文學見長也中華民國第一乙丑仲春月受業三易趙緝熙謹識

學敬齋遺稿序

嗚呼吾觀於古今人才之故於其修短之數而不禁慨然也昔有人痛崔蘭生國琚曰謂造物忌才斯人何以生謂造物愛才斯人何以死蒼蒼者殆不可測耶吾於李君組珊亦同此恨君爲吾遼陽西八里莊人莊吾舊里順康時代吾家居是莊後移城北君家亦莊之舊族也君幼岐嶷弱冠從吾鄉名宿房仲南先生（毓琛）遊爲文有奇氣試輒冠軍推文壇健將補承德縣博士弟子員旋食餽光緒丙申冬余晤於省垣高子華廷（士英）厲一見如舊識與訂交次年君館余岳家呂方寺村蘇宅余設帳本屯山藥堡相距十里暇相過從相與講貫身心性命之學並研究古詩文暨應制文義法又次年余館鐔子溝白宅君仍舊相與創爲會文之舉侯子汝康（乃封遼陽優貢）馬子子亨（榮春漢軍生員）高子鈞閣（毓衡滿洲副貢）尹子瑞芝（榮祺漢軍生員）共六人送尹師曉泉先生處批閱（果漢軍進士翰林院侍讀銜重賦鹿鳴主講萃升書院）己亥余移館省垣君就館遼城相距稍遠庚子夏遼城考賓興遇君讀所爲制藝意境益深有有大家風

力癸卯河南鄉試君以國學生赴試（時承德停考）錄科文最佳蒙古世學士仁甫（榮時官司業）擬置第一人後列第二榜發知爲同鄉親往拜訪稱歎不置臨場君大病未與試而歸時余出辦鄉團日不暇給遂不及晤君後知君以時疫遽歸道山余以人事匆迫亦不暇往弔乙巳八月因保村長鄒朋顯羈於警務課乃補作哭君詩二律有粗枝大葉有奇態璞玉渾金含至精語以狀其文餘語不復記憶前年偶爲憶亡友十二首詠君爲排山倒海入青冥雄健渾虛勢建瓴一自玉樓膺帝召遼東從此黯文星語誠深惜之也君歿無子家計日落其尊堂以傷子抑鬱相繼卒胞弟文簡余曾爲覓小差以資生活余與君交八年君知余深期待甚厚余亦自信能知君君天性懇摯篤於倫紀待物一以至誠貌樸厚訥於言才氣縱橫跌宕其理想奇偉恣肆不可思議而酷嗜宋五子書服膺徽國至易名以見意其爲學以明體達用守先待後爲己任所爲詩古文辭沈思獨往嘔吐心肝其力厚其氣渾其義精其味永於唐宋八家外別闢一境每一篇出讀者咋舌蓋天賦既優復益以學力之猛使天畀以中壽必當著作等身比於古之作者此

非余一人之私言亦識者所公認也乃甫逾三旬遽夭其年不獲抒其所蘊並湮沒其胸中無數至文偉大著作至足憾也近年余擬搜遺文以諸多散軼未能彙輯本年六月晤齊君蓬閣（國鎮）於濱江伊曩從君受業有抄存若干首欣然爲另抄一冊展讀多余所未見先爲排印並附河南試牘四首又君所著之聖學梗概余有錄本暨其他文字俟搜輯再印嗟乎當年會課六人侯子馬子暨君均先歿高子亦於民國初年作古訪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讀少陵五古可爲慨然又有人言一卷可傳天札亦神明之壽君之遺稿傳於世其能籍此以不朽乎世每以一死生齊彭殤固爲曠達之見然使君與侯子馬子高子至今猶在亦當各有所樹立何至落寞如此豈不痛乎緣序遺文遂不覺感喟之交集也君名文毓字祝三一字組珊號訥夫後易名學朱卒年三十有一

民國十三年歲次甲子七月下浣遼陽袁金鎧

學敬齋遺稿

遼陽李文毓訥夫甫著

學而時習之義 甲辰

秦漢以下迄有宋道統衰而幾墜。故洛閩諸君子之講學。釋之累萬言而猶恐不足。唐虞以下迄東周道統晦而尙明。故洙泗大聖人之論學。括之以一語而已。覺有餘何者。程朱以前。正學失傳千數百歲。其間起而以學鳴者。無慮千百家。章句訓詁。是曰腐學。詞華藻采。是曰俗學。權謀功利。是曰霸學。寂滅虛無。是曰異學。陰陽圖緯。是曰曲學。程朱遙接嫡統而昌之。驅大道之蝨賊。廓聖途之榛梗。其勢不得不辨趨向。定取舍。而反覆乎體用本末規模節目之間。故其講學也明而詳。若孔子時。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統固未墜也。其他一切之學雖漸興。而賢士大夫之言學者。往往淵源矩矱。粹然一出於古。正學固什八九也。故其論學也。渾而簡。而夫子生平之論學也。至矣盡矣。而門人獨取學而時習之一語。冠魯論二十篇之首。茲言也。不言其爲何如學。而第曰學。不言其何以爲學。而第曰時習。抑何其渾而簡歟。而吾有以知聖人所謂學者。其宏綱在求仁。其鉅目在致知力行。

其全量在明體達用。其極詣在至誠無息。而所謂時習云者。其定序在勿助。其純功在勿忘。而其大法在主敬而持久也。奚以明其然也。蓋仁之爲德。五性之統宗。萬善之總匯。天之道一元而已。人之道一仁而已。孔門教人千萬言。要其指歸。胥不越此。故曰學之宏綱在求仁。顧求仁之難。有三弊焉。曰氣拘。曰物蔽。曰習染。有四要焉。曰窮究。曰省察。曰克治。曰存養。則夫舍理言事。外事求理。二者或偏。其可乎。唐虞之惟精。惟一。孟子之知言。集義。大學之格致。誠正。以修身。中庸之學問。思辨。而篤行。視尼山之博文約禮。蓋符節也。故曰學之鉅目在致知力行。然而學非細業也。內而身心性命之精。外而天地人物之大。微而起居視聽言動。巨而致乎位育中和。所謂聖功王道本一原。明德新民非兩事也。故曰學之全量在明體達用。然而學無止境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學之至者。可以與道爲體。可以盡人合天天之在萬世。一至誠無息者爲之也。道之在萬世。一至誠者無息者爲之也。人弗學斯已耳。學則必以聖爲歸。聖故與道爲體。聖故盡人合天。故曰學之極詣在自誠無息。學之事於茲備矣。而世儒或不能竟其學者何也。則不時習之過也。而

要其所以不能時習者則助之過也。忘之過也不敬。且久之過也。鹵莽滅裂以爲直。截空疏謏陋以爲高明。吾見內外動靜之無所宰而無所據也。助則非時習。夫下學而上達。先難而後獲。道問學所以尊德性。正誼明道非所以謀利計功也。時習者其勿助乎業乎。破碎支離而大義微言之弗究。竊其皮膚糟粕而精華本原之胥遺其爲忘也。殆有甚於作輟乘除荒而嬉者。非時習也。其必如顏子之四勿乎。曾子之三省乎。聖人之假年學易不知老之將至乎。斯其爲勿忘矣乎。而要非一主於敬則雖學焉而力而時習之功無所施。敬也者千聖心傳之大法。兼內外貫動靜徹上而徹下成始而成終者也。自古肆力於正學未有不以此爲格例律令者。苟敬而持之以久終其身焉於聖賢之業則時習焉而不患其忘亦不患其助。於以求所謂人者而致知以極天下之理力行以躬天下之事。吾見全體可明大用可達至誠無息可馴至也。烏虜聖人之所謂學而時習者意或若斯歟。學而若斯固宜其渙然油然而不可以已也。聖人論學至矣盡矣。雖無他言可也。雖無待後儒之言可也。然而程朱語錄者聖學之階梯門徑也。苟不明乎諸君

子之講學之累萬言。吾惡知其果能洞然於大聖人論學之一言。噫。

父母惟其疾之憂義 辛丑

嗚呼。天下莫可名狀之苦。至爲父母而止矣。一爲父母。則疾中人矣。非疾也。而不啻萬倍於疾也。非已疾也。而不啻萬倍於已疾也。以子故也。以子疾故也。以憂子疾故也。且夫疾之云者。痛楚疴癢焉耳。而父母不謂然也。飢寒勞頓。疾也。昏愚庸魯。疾也。驕奢淫佚。疾也。數者幸免矣。意者其解憂乎。父母曰。未也。不能躬道德。步聖賢。是亦疾也。不能位天地。育民物。是亦疾也。奈何其勿憂也。嗚呼。子有時而不疾。父母無時而不憂。子有時而或憂。父母無時而不疾。子由踵暨頂。無非父母憂之處也。子自幼泊壯。無非父母憂之年也。一日有子。憂之日也。一時爲父母。憂之時也。有一子之父母。憂之逾數子也。有數子之父母。憂之若一子也。有子兼有女之父母。憂其子並憂其女。不可勝憂也。而憂不可以稍多而或減也。有子兼有孫之父母。憂其子並憂其孫。似不必憂也。而憂不以稍遠而或薄也。一人之身。始爲子。繼爲父母。方不解夫父母之何以憂我若斯也。未幾而憂其子者依然也。一人

之身既爲子。又爲父母。方深痛夫父母之所以憂我過勞也。究之憂其子者。未嘗異也。舉世之爲父母者。未嘗忍以撫子之艱相告也。而憂子如一心也。萬世之爲父母者。未嘗明愛子之術相授也。而憂子如一念也。嗚呼。天下莫可名狀之苦。至爲父母而止矣。誰無父母。誰非人子。讀魯論者。慎勿曰此聖人之告武伯云爾也。嗚呼。我敢曰非武伯耶。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義癸卯

三代已上。儒之途嚴。多一儒輒多一君子。三代已下。儒之途濫。多一儒或多一小人。何也。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三代儒者之心也。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三代儒者之量也。洎三代以下。儒者心術途量之間。往往反是。是不獨其以爲儒者。公私邪正之不同。而其本末體用偏全大小廣狹之際。亦有相去胡越天壤者。此君子小人之名所由分也。孔子之道。上括三代之儒統。下標萬世之儒宗。其爲教也。一以君子儒望人。而子夏者。又素以文學稱。且誠篤君子也。迺孔子之詔之也。顧懇懇于君子小人之辨。勉其如此而靳其如彼。意若慮子

夏之不知所以自處者何歟。吾有以知孔子之所謂小人。非世之所謂小人也。夫子夏以狷者之材。得聖人爲之師。又得顏閔諸大賢爲之友。洙泗之間。學術昌明。意其於君子小人公私邪正之判然者。知之稔矣。其所不足者。氣質駁則識力之所充難盡。局量隘則規模之所就不宏。脫非有得於本末體用不可相無之旨。以馴至於無復偏全大小廣狹之可言。則未能旣儒者之實。奚以名爲。斯亦小人而已矣。夫大學言格致誠正修其道。推諸家國天下。中庸言戒懼慎獨。其效極諸天地位萬物育。世所貴有君子儒者。謂其力足爲此而無所憾也。抱區區咫尺之義。以自附於規圓矩方繩直準平之域。而不敢問及本末備體用具之學。究其所謂從事於身心性命者。小廉曲謹而止耳。古人謂通天地人三才之道。斯爲儒。殆不若斯之屑屑也。此孔子所爲厚望子夏哉。雖然。此亦因子夏有入道之明而廓之耳。若爲初學者示之門而啟之扇。則所謂爲君子無爲小人者。又不亟於本末體用之能兼。而亟於公私邪正之能辨。所謂兼者不可缺之功也。所謂辨者不可紊之序也。儒之道其精且大哉。

行不由徑義癸卯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余嘗讀書至此而疑之。以爲師道固不限於人與地與時。然以邂逅之侶。跬步之餘。斯須之頃。觀人者安所據而得其善不善之寔。旣而思之。蓋即此一行間。而其實亦已昭然而不可揜。夫心也者。萬事萬物所由酬酢之源。而善不善之所從出也。意之所向氣趨焉。氣之所趨身就焉。身之所就迹呈焉。外者中之符也。動者靜之著也。顯者隱之見也。小者大之端也。境有彼此。道無同異。事有巨細。理無精粗。觀人者觀於其微足矣。不然。子游之得滅明。何以有取於其行不由徑。蓋誠有覘於其微故也。夫天下之非徑而徑者多矣。病文字語言爲猥瑣。唾洒掃應對爲迂常。于是乎高談性命。隱蹈虛無。寂滅之藩。則學術中有徑。闢奇途於綱常名教之中。標異蹟於忠孝節廉之外。於是乎一新耳目。不屑和平中正之歸。則人品中有徑。山水漁樵名歆天子。辭章聲律。色動王侯。因巧售其富貴身家之計。則仕宦之徑也。管商黃老祖述緒餘。虞夏商周。鄙夷糟粕。以陰濟其權謀數術之私。則政治中之徑也。至於

日用間。凡所以應事接物者。徑斯寓焉。千歧萬出。變幻離奇。尤未易屈指數。人之由之也。亦終身不可盡。而其由不由所從出之地。則惟視乎其心。見爲可由。則天下無不可由之徑。見爲不可由。則天下無復可由之徑。此子游所據以覘滅明於其微者歟。雖然。滅明所以能爲此者。其來有本。蓋聖賢之學。積精成大。至悉至纖。日課其敬直內義。方外之功。而凜然截然。無所于苟。天地間莫非道也。本無機械便捷之可言。行其所行。由其所由。何有于徑。初非故託于愚且矯者以自高也。子游之致力於道也久矣。其以此賢滅明。豈足異哉。聖賢之學。舉止語默。體用兼焉。固若是也。故鄉黨一篇。臚記尋常屑屑事。皆足以見孔子。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義 癸卯

天地之道。窮萬變。一言以蔽之曰。事物一理而已。聖賢之學。括萬狀。一言以蔽之曰。知行兩端而已。虞廷之精一執中。孟子之知言集義。大學之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正修。中庸之學問思辨。而終於篤行。皆謂此也。先孔子而聖。後孔子而賢者。其所以爲學爲教。既不越此。則夫孔子之於學於教。有以異乎。孔子曰。君子博學於

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茲言也。上賅虞廷十六字之心傳。而曾子子思孟子之學所由成。即其書之所由祖述也。當時顏子之聖。未達一間。以此教。以此學焉耳。奚以明其然也。蓋道之原於太極者。彌宇宙。亘古今。其體其用。寓於萬事萬物。日用倫常。家國天下之間。雖若不可勝窮。而其理之在吾心者。無弗統焉。未嘗歉也。夫道一而已矣。何所弗畔。顧人之生也。脫非聰睿聖神之資。則不能無所局於形氣。故必彌宇宙。亘古今。其體其用。寓於萬事萬物。日用倫常。家國天下者。一印諸吾心而無所疑。斯則所謂博學於文者也。而其所以行之也。性命身心之地。握其樞。于以應萬事。接萬物。施之乎日用倫常。措之乎家國天下。一一務求其合道。揆之古今而無所疑。推諸宇宙而無所窒。斯則所謂約之以禮者也。夫文與禮。一道而已矣。博之功無盡。約之功亦無盡。其自然博且約者。聖也。聖即道。無所畔也。其善於博且約者。賢也。賢體道。無敢或畔也。其勉爲博且約者。茲所謂君子也。君子致道。亦可以弗畔也。世之君子。不知聖賢之學之大且精也。如此。而或以意爲學。其弊也。非汎濫支離。則偏執空漏。吾見其畔道自賊。以禍天下也。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義癸卯

世所貴有君子者。謂其抱明體達用之學。挾內聖外王之具。握一道焉。以爲萬變之樞。無適無莫。無事不與天下相見。以中庸之詣。而用舍行藏。其大端也。故孔子之所以語顏子者屢矣。而義莫大於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夫用行舍藏者。君子之於天下。適然之蹟也。然而君子之學。於茲見焉。不用而求行。以濟其私者。勿論矣。逆憶天下。必不可爲而棄之用。而不行者。亦非也。既舍而不藏。以敗其節者。勿論矣。妄謂天下之不足相與而去之。未舍而藏者。亦非也。又況我無以應天下之求。而拙於事前。則雖用而無所謂行。我勉以附天下之望。而困於事後。則既行而轉負所用。又況天下本無所需於我。而理宜見遺。則雖舍而無一可藏。天下似有待於我。而學非所信。則不藏而無裨於舍。又況所見爲用舍者。未必赴會中機。無稍慙於出處去留之際。所以爲行藏者。未必達道求志。無或愧於人已。本末之間。嗚呼。豈不難哉。夫惟抱明體達用之學。挾內聖外王之具。無時無處無事不與天下相見。以中庸之詣。斯意必固我絕於胸。而進退隱見安於義。其用耶。非我之

幸道之伸也。以其所藏者行之而已。而所以藏者自在也。其舍耶。非我之不幸。道之屈也。以其所行者藏之而已。而所以行者自在也。由行而藏。既不以仁義道德之娛。而忘其堯舜君民之業。由藏而行。亦弗以家國天下之志。而薄其身心性命之修。可以用。可以舍。可以行。可以藏。可以一於用舍。可以一於行藏。可以用舍行藏。遞嬗而不窮。夫春夏秋冬之運行而不滯者。天地之所以順四時也。仕止久速之推轉而不謬者。聖賢之所以應萬變也。斯詣也。學問之極功。中庸之能事。微孔顏其孰與歸。後之君子。用舍行藏。亦或以孔顏自律。其可議者多矣。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義。

中庸一書。藥愚柔爲明強之善劑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之所爲。莫大於五達道。天之所予。莫要於三達德。而所以行之也。則歸本於一誠。而所以誠之也。則勉其功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其鉅且精也。示人以美大聖神之詣。其平且實也。與人以持循躋進之階。此固不獨生知安行者盡焉。學知利行者幾焉。即困知勉行者。亦無不可引爲己事。而馴底於成。故曰藥愚柔爲明強之善劑也。不然子

思子述聖人之以己百己千勵哀公也。則曰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之數言者。豈直姑爲慰勉矣乎。夫明體達用之修。自天子至庶人。無貴賤一而已矣。致知力行之學。自堯舜至途人。無聖凡一而已矣。果其立志以爲基。持敬以爲本。勿忘勿助。以致其功。不貳不間。以精其業。則所謂學問思辨而篤行者。即事窮理而天下無不可知之理。以理治事而天下無不可能之事。久之而進於學利者焉。久之而進於生安者焉。夫進於生安。則誠之至矣。與天下相見以智。仁勇之真。復與天下相安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正。斯其爲愚柔者之事乎。抑爲明強者之事乎。然而無庸詫爲奇效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盡人而俾之道。愚柔者質天也。明強者性亦天也。吾惟以天勝天而已。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其謂是乎。抑吾觀大學與中庸相表裏。大學言格致誠正以修身。其效至於齊治平均。而謹其幾於忠信驕泰。中庸言學問思辨而篤行。其效極諸中和位育。而爭其界於愚柔明強烏戾。斯真讀其書者之責哉。幸勿曰僅爲有國者言之也。